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第三次反安保運動下的沖繩基地問題：從SEALDs談起

Problems of US Military Basement in Okinawa under The Third  
Anti-Anpo Movement: A perspective from SEALDs

doi:10.6752/JCS.201512\_(21).0017

文化研究, (21), 2015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21), 2015

作者/Author：馮啟斌(Ci-Bin Fong);崎濱紗奈(Sakihama Sana)

頁數/Page：280-30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12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17](http://dx.doi.org/10.6752/JCS.201512_(21).0017)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第三次反安保運動下的沖繩基地問題： 從SEALDs談起

### Problems of US Military Basement in Okinawa under The Third Anti-Anpo Movement: A perspective from SEALDs

馮啓斌、崎濱紗奈<sup>1</sup>

Fong, Ci-Bin / Sakihama, Sana

#### 一、前言

2015年8月30日，日本國會議事堂前聚集了超過10萬名民衆，向意圖在參議院通過安保相關法案<sup>2</sup>的安倍政府提出抗議，非但是這波

---

1 馮啓斌，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課程肄業 / 自由撰稿人、譯者（現居東京）。

電子信箱：chi.epochal@gmail.com

崎濱紗奈，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超域文化科學專攻表象文化論博士班二年級。

電子信箱：churasana@gmail.com

2 本文並非以修訂安保法案為主題，正文部分無法觸及修法經過，為提供讀者概括性的瞭解，僅以此註解簡單交待本次安倍內閣修訂安保法案的經過與爭議點。本次修訂的安保相關法案，日本政府的正式名稱為「和平安全法制」（平和安全法制）的整備，新聞報導常見的稱呼包括「安全保障関連法案」、「安保法案」或「安保法制」，本文將以「安保法制」稱呼本次安倍內閣的修法。根據「內閣官房」的官方資料，此次修法起於2014年7月1日，在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以及內閣會議中通過的決議：「為維持國家存立與保衛國民，無縫安全保障法制之整備」（国の存立を全うし、国民を守るための切れ目のない安全保障法制の整備について），在此決議中提出發動自衛權（即動用武力）的新三要件，其中引起爭議的是將發動條件的「對我國急迫且不正當之侵害，亦即對我國發動武力攻擊」（我が国に対する急迫不正の侵害があること、すなわち我が国に対する武力攻撃が発生したこと），變更為「對我國發動武力攻擊，或對與我國有密切關聯之他國發動武力攻擊，且此舉將危害我國之存在，或明顯具有從根本

反安保示威運動中的高潮，也被視為是60、70年代反安保運動以來，針對安保議題規模最大的抗議集會，同時是2012年針對日本政府重新啓用大飯核電廠的反核抗議以來，人數最多的示威活動。若將60年代的反安保鬥爭視為第一次反安保運動，爾後的70年代反安保鬥爭視為第二次反安保運動，這一波反安保運動則可視為第三次反安保運動。衆所周知，由於60、70年代反安保運動的暴力衝突印象太過強烈，造成在日本社會一般認知中，對「社會運動」、「學生運動」或「抗議」等多帶有負面印象，也使得在日本的示威抗議或社會運動長期以來並不盛行，直到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造成的福島核災，日本民衆的反核運動興起後，情況才有所改變。

在8月30日的宣傳文宣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張將1960年的國會前與2015年的國會前群眾聚集的照片合成、號召人們站出來成爲

上危及國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之權利的危險性」（我が国に対する武力攻撃が発生したこと、又は我が国と密接な関係にある他国に対する武力攻撃が発生し、これにより我が国の存立が脅かされ、国民の生命、自由及び幸福追求の権利が根底から覆される明白な危険があること）（國立國會圖書館2014，內閣官房2015）。換言之，依此內閣決議，原本在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的解釋上不被允許的「集體自衛權」就此解禁。2015年5月15日，安倍內閣向眾議院和參議院提出「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平和安全法制整備法案），以及新法案「國際和平支援法案」（國際和平支援法案），表面上是向國會提出兩個法案，然而「和平安全法制整備法案」一案實際上包括十個法案的修正案，這十個法案是「自衛隊法」、「國際和平協力法」、「確保周邊事態安全法」、「船舶檢查活動法」、「事態對應法」、「美軍行動相關處置法」、「特定公共設施利用法」、「海上運送規制法」、「俘虜處置法」、「國家安全保障會議設置法」（HuffPost 2015）。實際上要修正、通過十一個法案，卻只包裹成兩個法案送交國會，引發對法案未進行充分議論便強渡關山的反彈。2015年6月4日，由自民黨推薦的早稻田大學法學教授長谷部恭男，民主黨推薦的慶應大學榮譽教授、憲法學者小林節，以及由維新的黨推薦的早稻田大學教授、憲法學者田榮司，三位法學者出席在眾議院召開的憲法審查會，針對行使集體自衛權以及安保法制是否違憲進行審查，三名學者同聲表示集體自衛權與安保法制違憲（渡辺哲哉2015）。2015年6月9日，自民黨政府針對三名學者的違憲見解，以「砂川判決」作為理論基礎提出反駁。6月15日，長谷部恭男和小林節召開記者會，表示政府以「砂川判決」作為論據是「愚弄國民」（石松恒、小野甲太郎2015）。佔國會多數的自民黨和公明黨等，於2015年7月16日在眾議院通過法案並送交參議院審議，2015年9月19日參議院亦通過此二法修訂。

「1/300000」。製作這張文宣的，正是第三波反安保運動中最活躍的學生團體「SEALDs」。藉由這張文宣可以帶出下述提問：60、70年代的反安保運動留下的遺產，給第三波反安保運動的年輕世代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圖1 「成為三十萬分之一」宣傳圖片。（來源：SEALDs Twitter）

本文首先將向臺灣讀者介紹這波反安保運動中極為活躍的學生團體「SEALDs」。從SEALDs的學生們所帶動的群眾能量來看，一般認為他們在這波抗議行動中採取的手法相當成功，除了介紹SEALDs的抗議方式在日本的特殊性之外，本文作者認為SEALDs的成功理由與

特殊之處，與60、70年代的反安保運動後的日本社會氛圍有直接關聯。本文無意比較第三次反安保運動與此前的反安保運動有何相異或相同處，而是冀望藉由梳理日本的歷史與社會脈絡，提供一個初步理解SEALDs的視角。

2015年9月19日清晨，參議院通過安保關聯法案。在沖繩花費一年三個月拍攝，於7月出版攝影集《請告訴我沖繩的事》（沖繩のことを教えてください）的攝影家初沢亜利，隔天（20日）發表文章〈安保的現場就是沖繩。這是我們（日本）本土的人們最不願意面對的事實〉（安保の現場とは、すなわち沖繩である。それは我々本土人が最も向き合いたくない事実である），在這篇文章中初沢亜利說：「正是在這個當下，我們更是必須回頭重省這個無可動搖的事實：我們口中的和平或民主主義是建立在沖繩的犧牲之上。現在，正是國民開始質問憲法和民主主義存在方式的時刻。」（2015）在SEALDs的口號中，也不斷再三提出「民主主義是什麼？」（民主主義ってなんだ）<sup>3</sup>這個問題。誠如初沢亜利所言，若要追問日本戰後脈絡下的民主主義以及日美安保體制，沖繩的問題將無可迴避。

對SEALDs理念作一簡單爬梳後，本文後半將以SEALDs 琉球（SEALDs RYUKYU）的主張為支點，介紹日本本土與沖繩在安保議題上認識的分歧，以及這個分歧所帶來的問題。本文作者認為，正視日本本土與沖繩在安保與憲法第九條的分歧，非但是深化「民主主義是什麼？」這個問題時不可缺乏的視角，也是改變沖繩基地問題的重要途徑。

## 二、TAZ / SASPL / SEALDs

SEALDs全名為“Students Emergency Action for Liberal Democracy-s”，日文名稱為「自由と民主主義のための学生緊急行動」

---

3 此口號是奧田愛基取自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中的口號：“Tell me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群眾的回應口號是“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SEALDs的主要口號便是這個口號的日譯版：「民主主義ってなんだ？」和「これだ！」。

（自由與民主主義學生緊急行動），又稱為「シールズ」。在介紹SEALDs時，勢必會提到SEALDs的前身“SASPL”。當我們訪問從SASPL時代開始參與活動、目前也是SEALDs中心成員之一、就讀國際基督教大學教養學部四年級的元山仁士郎時，他提到在SASPL成立之前，當時核心成員便以一個名為“TAZ”<sup>4</sup>的團體進行各種活動。

在SEALDs的核心成員與作家高橋源一郎的對談集《民主主義是什麼？》（民主主義ってなんだ？）中，提到TAZ的成立，源於2012年夏天，核心成員的奧田愛基邀了一些同伴去看首相官邸前的反核遊行，遊行結束後便聚在一起討論。當時偶然認識的政治學者五野井郁夫，看到學生們群聚在一起討論的樣子，和學生們起哄：「這不就是TAZ嘛！」以奧田為首的學生們便以TAZ為名，聚集了一群想討論核電卻找不到適當場所的學生共同舉辦討論會，參與人數最多約達三百人。TAZ的活動從2012年夏天持續到年底。奧田在書中表示，由於自己在311震災後長時間待在東北災區，加上看到2012年12月眾議員選舉自民黨大勝、奪回政權的結果，身心俱疲的他決定出國。在奧田離開日本的近一年間，TAZ的活動也隨之沈寂下來（高橋源一郎、SEALDs 2015：30-37）。

2013年12月6日，安倍內閣通過「特定祕密保護法」<sup>5</sup>，當天在國會議事堂前也有民衆抗議，另一名核心成員牛田悅與奧田，透過沈寂已久的TAZ，聚集一群同樣對特定祕密保護法抱有危機感的夥伴到

---

4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的縮寫，取自無政府主義作家Hakim Bey的著作。日文翻譯為「一時的自律ゾーン」（暫時自律區域）。

5 正式名稱為「特定祕密的保護に関する法律」（關於保護特定祕密之法律），是賦予政府定義何謂危及國家安全情報（稱為「特定祕密」）之權力，且得以處罰洩漏這些情報者的一部法律。2010年，日方海上保安廳的船隻與中方漁船在釣魚台（日方稱「尖閣諸島」）附近海域發生衝突，一名海上保安廳的職員將衝突影片上傳到網路，引發軒然大波，引來對政府資訊管理太鬆散的批評，有鑑於此，便由當時的民主黨菅直人內閣提出修法，於自民黨安倍晉三內閣在2013年12月6日通過（日本弁護士連合會2015）。當時引發的反彈包括對民眾知情權以及新聞自由的侵害；管理被認定為國家安全相關情報的公務員必須接受審查的規定，也引來侵害隱私權的批評。

國會前參加抗議，並當天晚上組成“SASPL”。SASPL是“Students Against Secret Protection Law”的縮寫，日文名稱爲「特定祕密保護法に反対する学生たち」（學生反特定祕密保護法）。12月14日，他們邀請在各大學反對特定祕密保護法的學生，共同舉辦第一次討論會。12月6日法案通過當天，在國際基督教大學舉行抗議集會的約300名學生也與SASPL合流，因而組成SASPL的學生成員多半來自牛田與奧田就讀的明治學院大學和國際基督教大學（高橋源一郎、SEALDs 2015：40-42）。



圖2 SASPL的宣傳單。（來源：SASPL網站）

「特定祕密保護法」於2014年12月10日正式施行，在這段期間，SASPL針對特定祕密保護法主辦數次抗議行動，同時也針對集體自衛權議題舉辦讀書會。然而隨著議題與活動逐漸以集體自衛權爲中心，SASPL的名稱與框架便顯得格格不入。2015年5月3日，以原本的SASPL爲中心的成員，正式組成SEALDs和SEALDs KANSAI（SEALDs關西），並且從6月5日開始，循著國會前反核抗議行動既有方式，每個週五晚上聚集在國會前針對安保法制舉行示威抗議行動（高橋源一郎、SEALDs 2015：69-84）。最初的參與人數大約介於2千至3千人之間，其後人數逐漸增加。

除了SEALDs旁支團體：SEALDs、SEALDs KANSAI（SEALDs 關西）、SEALDs TOHOKU（SEALDs 東北）、SEALDs RYUKYU（SEALDs 琉球）、SEALDs TOKAI（SEALDs 東海）之外，受到SEALDs影響、以高中生爲主的反安保學生團體“T-ns SOWL”<sup>6</sup>，以中年人爲主的“MIDDLES”<sup>7</sup>，60、70歲世代爲中心的“OLDs”（市川美亜子 2015），「母親反對安保相關法案之會」（安保関連法に反対するママの会），乃至以居住在海外的日本人的“OVERSEAs”<sup>8</sup>等各種團體紛紛成立，並活躍於這波反安保法制的示威運動。

8月30日，由SEALDs以及其他各團體共同組成「阻止戰爭・保護憲法第九條！全民站出來執行委員會」（戦争をさせない・9条壊すな！総がかり行動実行委員会），號召10萬人到國會前，全國各地100萬人站出來反對安保法制。過去在國會前的抗議行動，警察以交通安全爲由，將參與者限制在人行道一半寬度的抗議區域內，因此國會前的抗議鮮少真的「佔領」國會前，8月30日由學生帶頭突破警方防線，將國會前的車道佔滿，達成聚集約12萬人的盛況。

### 三、60、70年代的反安保運動之承繼——兼論SEALDs之理念

以SEALDs爲首的這一波學生運動中，在形式上有幾點與此前的社會運動較爲不同之處，例如由藝術大學的學生操刀設計宣傳海報或抗議標語，較過去社會運動的海報與標語精美。以網路及社交通訊軟體如Facebook、Twitter爲抗議集會資訊的主要傳播管道；成員出身背景各異，來自各不同大學，彼此通常以Line相互聯絡；<sup>9</sup>以及在運動現

---

6 爲“Teens stand up to oppose war law”的縮寫，2015年8月2日在澀谷舉行第一次反安保法制遊行，聚集了超過5000名高中生。

7 全名爲“Middle-aged against War”。

8 正式名稱爲「OVERSEAs-PEACE for World 安保法制に反対する海外在住者／關係者の会」（旅居海外與海外關係者反對安保之會）。

9 根據9月訪問元山仁士郎時所得到的資訊，成員之間設有共用的Line群組，群組成員約180-190人，頻繁發言者約30-40人，加入或退出全屬個人

場呼口號時，以RAP的方式「唱」出抗議口號等，皆反映了年輕世代的特色。

除開這些在運動形式上的特色，在SEALDs帶頭的運動中，可發現SEALDs十分強調「個人」，且刻意迴避「組織」的存在。SEALDs的名稱中將“Democracy”故意寫成複數形的“Democracy-s”，即為這個想法的具體展現。



圖 3 SEALDs製作的抗議標語，參與者到便利商店輸入序號即可列印。

(來源：SEALDs粉絲頁)

自由，並無特別約束。雖然大部分成員似乎不那麼積極提出意見，但多半會在活動舉辦時實際到場幫忙。

奧田在接受記者津田大介與專欄作家松澤吳一的專訪中，先是表明自己並非SEALDs的代表，而且SEALDs也沒有代表，<sup>10</sup>因為「每一個人對憲法的看法、意見或細節等的想法都不一樣。『SEALDs』中最後的複數形“s”，即是爲了表現每一個人的感受都不相同，所有參與者都是以個人的身分參加活動並思考。只有在『守護憲法』、『不要戰爭』等這些基本部分是一致的。」（BLOGOS編集部 2015）

根據元山仁士郎所言，從SASPL時代開始以來，成員們便非常堅持每一位活動參與者都是作爲個人來參加，並且在活動現場，一定會安排讓參與者上台發言的機會，這些設計都是爲了反抗「社會運動或學生運動＝受特定組織動員」<sup>11</sup>的刻板印象。安保法制在參議院通過前夕，國會舉行了一場公聽會，奧田愛基作爲參考人出席，在他的陳述當中，除了強調SEALDs是「不支持特定政黨，是無黨無派的集合，跨越了保守、革新、修憲、護憲各派的藩籬集結在一起」之外，最後同樣也一再呼籲政治家的「個人位置」：「各位政治家找回自己身爲個人的位置，請找回你在身爲一名政治家、隸屬於特定派系或團體之前，身爲一個人的個體位置，面對自己相信的正確的事，孤獨而勇敢地思考、判斷並採取行動。」（IWJ 2015）

參與過70年代安保鬥爭的作家高橋源一郎，在和奧田等人的對談中，也提到這種在政治場合中，沒辦法用個人的語言陳述意見的社會氛圍。奧田對此則認爲，用個人的語言陳述意見，對他們這個世代而言是基本標準，針對70年代以來「抗爭＋學生＝災難」的刻板印象，他表示：「如果不改變這個印象，未來什麼都不會改變」，因此

---

10 SEALDs的內部分工分爲：設計組、抗議組、沙龍（活動）組、內容（content）組、國際組、公關組、出版組、販賣組、影像組、口號組以及會計組。奧田表示，從SASPL以來就沒有所謂的「代表」，取而代之的是「副司令官制度」，這個想法是來自墨西哥的革命家「副司令馬科斯」（Subcomandante Marcos），奧田說，馬科斯曾說過「真正的司令官是人民」，所以自稱「副司令官」（高橋源一郎、SEALDs 2015：88）。

11 在60、70年代的日本學生運動中，抗爭的參與者通常是加入某一特定組織，比方說大學的學生會，而代表該大學進行抗議，抗爭的參與者經常是透過組織動員而來，上前演說的也通常是某特定組織的代表人物。

「想破壞這種纏繞在學生身上的否定性的符碼。」（高橋源一郎、SEALDs 2015：50-52）



圖4 參議院通過法案前五天，SEALDs的宣傳海報：  
「只要有人冀望，民主主義將永不止息。」（來源：SEALDs粉絲頁）

從SEALDs的主張和做法來看，不難發現SEALDs所面對的，除了安保法制與聳立在一個路口外的國會之外，他們面前是一道由60、70年代學生運動的歷史，以及社會現狀所構築而成的高牆，這直接造成這場運動無可避免的保守性質：他們的訴求偏重「人民有上街頭示威抗議的權利」，針對具體的安保議題，猶如被框限在特定抗議區域似的，腳步幾乎停在「政府應該傾聽人民聲音，議案應該經過更充分的審議」。誠如奧田所言，SEALDs原則上只做「守護憲法」、「不要戰爭」這類基本主張，關於這些議題，考察SEALDs的發言或文宣，便可輕易發現他們並未進一步討論。對於SEALDs而言，他們傾向不排斥不同主張，避免因意識形態對立造成內部分裂的局面，且對於透

過暴力手段宣揚訴求的做法極端厭惡，具體的例證是，他們在抗議現場並不反抗警察，反而是表示對警察的感謝。

他們的主張諸如「守護日本自由民主主義的傳統」或「守護日本憲法、和平與民主主義」中，經常提到「守護」一詞，然而至今仍舊沒有明確說明「為何想要守護自由民主主義？」、「為何想要守護憲法？」等問題。對「憲法」提出質疑，等於是意圖檢討戰後日本的根本問題，這對於一直以來主張「護憲」的左派而言，等同「打開潘朵拉的盒子」，SEALDs同樣不想打開這個盒子，因為在安保相關法案即將通過的時間壓力之下，若在議論上起衝突乃至內部分裂，顯然並非良策。

SEALDs畏懼分裂、嫌惡暴力的理由，主要原因或許可以說是日本社會的「安保創傷」。所謂安保創傷，係指1960、70年代的學生運動，在日本社會中帶來一股對政治的規避、嫌惡感。關於安保創傷已有不少討論，<sup>12</sup>在此僅簡單爬梳60、70年代的學生運動。

1960年5月19日，自民黨岸信介內閣強行通過新·美日安保條約，岸信介宣稱，這將使1951年簽訂的美日安保條約變得更為平等（日方不再是單方面提供基地，日美有共同防衛的義務）。然而，所謂的日美共同防衛，實際上是指日本作為美國的同盟國，必須對美軍的軍事行動提供支援，此舉在戰爭剛結束、對戰爭有強烈厭惡感的日本社會中引發反彈，認為此安保條約是將日本捲入美國的戰爭當中。當時人們對於岸信介有強烈不信任感，他在「大東亞戰爭」開戰之際，因為身為幕僚而被認定為A級戰犯嫌疑，也有不少人雖不反對安保條約，但無法苟同岸信介內閣強硬通過法案的做法，對岸信介內閣的不滿，成為不同立場的人的交點，最後引發了大規模的政治運動，亦即60年安保鬥爭。

---

12 例如社會學者小熊英二的著作《民主與愛國——戰後日本的民族主義與公共性》（「民主」と「愛國」——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2002）、《1968——年輕人的叛亂與其背景》（1968——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2009）和北田暁大《冷嘲熱諷的日本「民族主義」》（啞う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2005）。

60年安保鬥爭，最後並未阻止新安保條約簽訂，只讓岸信介內閣倒台。藉由這場鬥爭，使得諸如和平主義、民主主義等價值，被重新確立為戰後日本的象徵，然而諷刺的是，在60年代後半，「戰後民主主義」成為全共鬥（「全學共鬥會議」的略稱）的批判對象。全共鬥的學生們不滿的對象，從學費調漲、超收學生、大班授課（マスプロ講義）導致受教品質下降等各種實際問題為始，乃至批判上一個世代並未徹底追究戰爭責任、民族主義、國家制度，甚至也對抽象的思想問題等提出批判。社會學學者小熊英二指出，當時的學生們共通的感覺是「對戰後民主主義的不滿」（小熊英二 2002：563-568）。

即便時至今日，對於較具批判性的知識分子而言，全共鬥中提出的各種批判，仍舊是十分重要的問題，就這點而言，那場運動在日本思想史當中，無疑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現今的日本社會對全共鬥的運動幾乎從未給予正面評價，主要理由，是以著名的「淺間山莊」事件為代表的極端本位主義與暴力行爲，在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全國委員會（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全国委員会，通稱「中核派」）和日本革命共產主義者同盟革命馬克思主義派（日本革命的共產主義者同盟革命的マルクス主義派，通稱「革マル派」）之間的鬥爭，也發生數次殺人事件。

60、70年代的學生運動，特別是70年代一連串的暴力鬥爭事件，給日本社會帶來相當大的衝擊，左翼＝暴力的刻板印象深植人心，此後便很難再好好談論政治議題。80年代之後，誠如社會學者北田曉大所指出的，日本社會瀰漫著對政治採取嘲諷態度的風氣，他稱之為「作為抵抗的無反省」。但時至90年代，「作為抵抗的無反省」當中「抵抗」的成分逐漸消失，變成單純地「無反省」的態度，對政治毫無關心的風氣，此後便普遍存在日本社會當中（北田曉大 2005）。90年代後半乃至2000年以降，政治上的浪漫主義亦隨著這種「無反省」的犬儒主義蔓延開來，這種態度以自己為中心，將所有意識形態相對化，卻避免將自己相對化，甚至將自己絕對化，以絕對化的自己作為基礎的結果，導致人們追求浪漫主義式的理念（民族主義可為代表）。這種立基於犬儒主義，並且在政治上採取浪漫主義傾

向的潮流，背後潛藏的是對經濟不景氣的絕望感。2007年前後，赤木智弘所寫的〈想打「丸山眞男」一巴掌——31歲的飛特族，希望是、戰爭。〉（『丸山眞男』をひっぱたきたい——31歳フリーター。希望は、戦争。）一文曾在日本引起討論，赤木在這篇文章中大膽地主張，爲了打破社會的封閉感，他甚至期望發生戰爭（赤木智弘2007）。這種言論可說是如實地呈現了當時年輕人的絕望感。<sup>13</sup>儘管在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後，有一部分的人們驚覺，繼續沈浸在這種絕望感當中，社會也不會有任何改變，而且這種停滯在絕望感中的狀態，根本等同於肯定現狀，然而在日本社會中，前述的那種虛無感與絕望感，仍舊佔據相當強大的支配地位。

SEALDs的保守傾向必須要放在這個歷史、社會脈絡下去理解。對於SEALDs的年輕人們而言，他們當下的目標是廢除安保法制，但擋在他們面前的，是一道對政治漠不關心的高牆，他們必須先在這道牆上鑿出幾道裂縫。SEALDs的學生們顯然極力避免重蹈60、70年代學生運動中各組織的本位主義和暴力行動的覆轍，不斷強調站出來示威抗議、表達政治意見，是基於個人的自由意志而非透過組織動員，同時，爲了一改過去「戴頭盔、持棍棒」示威抗議的刻板印象，建立「抗議」在民主社會中應屬於「日常」的形象，而試圖將示威抗議呈現爲一種很「潮」的行爲。

#### 四、日本本土與沖繩的分歧——作爲禁忌的「基地縣外遷移論」

2015年8月15日，終戰七十週年當天，SEALDs的第四個分支SEALDs 琉球在沖繩的那霸成立，除了SEALDs共同的基本主張「反對安保法制」以外，SEALDs 琉球也將美軍基地問題納入活動視野。在

---

13 亦可參考山田昌弘所著的《爲何年輕人保守化？》（なぜ若者は保守化したのか），該書針對現下日本年輕人爲何喪失希望、趨於保守的傾向有所分析。

SEALDs 琉球網頁的介紹中，首先拋出來的問題是「沖繩，真的有自由和民主主義嗎？」該文指出：「日軍和美軍的專用設施有74%集中在沖繩，在日美同盟之下，沖繩背負著過度的負擔。」而來自日美同盟的負擔，嚴重侵害沖繩人的人權：

美軍基地奪走我們在這座島上自由地使用天空、海洋、陸地的權利。大多數在沖繩的美軍基地，都是在戰爭期間或戰後，違反國際人道法、強奪而來的居民土地，不歸還這些非法佔據的土地，即是嚴重侵害沖繩人的人權。沖繩的基地問題，與日本的民主主義息息相關。2014年沖繩的名護市市長選舉、沖繩縣議員議員選舉、沖繩知事（縣長）選舉以及眾議院議員等選舉，都是反對建設新基地的候選人當選，無視「選舉」這個民主程序，依舊強行興建新基地（指邊野古基地）的日本政府，可說是否定了民主主義。這是考驗身為承擔民主主義、身為主權者的我們的思考與行動之時（SEALDs RYUKYU 2015）。



圖 5 SEALDs 琉球成立。（來源：SEALDs 粉絲頁）

2015年夏天，除了安保法制的審議外，在安倍政權的指示下，強行執行沖繩名護市的邊野古新基地建設工程，在這波國會前的抗議行動中，經常可聽見「守護邊野古」或「從安倍晉三的手中保護沖繩」等口號，在不同抗議者的演說中，也能聽見人們提到沖繩。現在比起

60年安保時，<sup>14</sup>沖繩的問題被拒於千里之外的狀況或許改善許多，然而，承擔74%在日美軍基地的沖繩，和日本本土之間依舊存有巨大的鴻溝。兩者之間產生摩擦的理由很多，以下將試圖簡單地爬梳戰後日本的根本問題——兩造雙方對日本國憲法第九條和美日安保條約在認識上有落差，而這個落差，又對沖繩（年輕）人帶來什麼影響？

日本國憲法第九條，是規定日本憲法三大原則之一「和平主義」的條文<sup>15</sup>。憲法第九條對於日本本土左翼而言，某種意義上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崇高價值，爲了達成「非武裝和平」，所有美軍基地和日本自衛隊基地都必須撤除，<sup>16</sup>因此左翼有句耳熟能詳的口號：「無論是沖繩還是本土，任何地方都不需要美軍基地。」（沖繩にも本土にも、どこにも米軍基地はいらない）對於採取此立場的左翼而言，憲法第九條與美日安保條約之間有巨大的矛盾。如前所述，美日安保條約規定美日必須共同防衛，這等同承認日本動用武力的潛在可能性。

沖繩方面對此議題的認識較爲複雜，必須先強調的是，沖繩並沒有否定憲法第九條的理念。對於被美軍佔領，苦於土地強制接收、治外法權等人權侵害的沖繩而言，九條毋寧是象徵著戰後日本的光輝，曾經被沖繩人所憧憬。1972年5月15日，沖繩終於一償「回歸祖國」的宿願，然而沖繩人認爲「回歸祖國」，就能減輕美軍基地負擔的期待徹底被背叛，1972年以後至今，美軍基地依舊集中在沖繩。面對這

---

14 參與60年安保鬥爭、沖繩出身的學生仲宗根勇有此記述：「（抗議的）執行部對著爲了阻止（當時的美國總統艾森豪）訪日而聚集在國會前靜坐的國民大眾，用驕傲夾著些許悲壯的語調報告大家成功阻止了艾森豪訪問日本：『……擋下艾森豪訪日了。這是我們的勝利。卑鄙的艾森豪逃到沖繩去了！』群眾歡聲雷動。這幕實在太過震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艾森豪降落在沖繩，不是毫無疑問、百分之百踏上日本＝沖繩的土地嗎！」（仲宗根勇 1969：59）站在爲成功阻止艾森豪訪日而歡天喜地的群眾中，仲宗根勇痛感這個所謂「日本」的國家，已經把沖繩拋棄了。爾後，仲宗根勇反對沖繩回歸日本，發展所謂「反復歸論」。作爲法官活躍於法界的同時，1981年起草「琉球共和國憲法F私（試）案」，此憲法草案，與川滿信一的「琉球共和社會憲法C私（試）案」並列，被視爲喚起人們對未來有不同想像的作品。

15 三大原則爲：國民主權、尊重基本人權與和平主義。

16 不過，日本的憲法學者普遍認爲自衛隊的存在是合乎憲法規定。

種狀況，沖繩內部因而產生這種認知：憲法第九條與美日安保條約並不矛盾，而是互補關係。沖繩的思想家新川明說：

日本國憲法第九條的成立條件，是因為沖繩有美軍基地。美國將在全日本75%排他且美軍專用的基地設在沖繩，宣稱藉此得以保衛日本，就是因為有這層保證，九條才能存在。日本一直以來也認可這種做法。我認為九條的存在和沖繩基地的存在，實為不可分的一體兩面（新川明 2005：43）。

目前已有風聲，稱安倍政權將於下一期的參議院選舉中正式揭示修正憲法的政見。修憲，是自民黨成立以來的宿願。然而，新川對於修正憲法第九條動向的憂慮，與日本本土的護憲派有微妙的分歧，新川認為「變更第九條的議論，並不是討論作為獨立國家的日本要如何保持戰力，而是關乎繼美國之後的日本，要如何運用在地緣政治學上具有重要地位、位於沖繩的廣大基地的問題。日本的國防議論，是不可能迴避這龐大，且位於重要位置的沖繩基地的。」（新川明 2005：43）換言之，在新川的認知中，保有憲法第九條，等於是讓沖繩的美軍基地站穩腳步，若修正第九條，自衛隊將取代美軍使用這些基地。為了擺脫這兩種狀況，近年在沖繩出現「琉球獨立論」的討論，但這個議論在沖繩中並不普及。

這幾年在沖繩獲得多數關注的論調，是此前並未獲得太多注意的「美軍基地縣外遷移論」（県外移設論）。雖然在沖繩與本土的政治位置(positionality)不同的主張上，縣外遷移論並不如獨立論那般銳利，但縣外遷移論亦對「沖繩」的主體性有強烈主張。<sup>17</sup>前自民黨的政治家翁長雄志，在2014年11月的沖繩縣長選舉中，提出「美軍基地縣外遷移論」的政見，明確表示反對邊野古新基地建設，並首次當選縣長，當時翁長陣營的提出來的口號便是「自我認同重於意識形態」（イデオロギーより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ー）。

---

17 「縣外遷移論」的代表論者如野村浩也《無意識的殖民主義——日本人的美軍基地與沖繩人》（無意識の植民地主義——日本人の米軍基地と沖繩人。御茶の水書房，2005年）和知念ウシ的著作《假裝不知道的暴力》（シランフナーの暴力。未來社，2013年）

引人注目的是，作為新任縣長的翁長是表態贊成美日安保條約的，他所追求的是改善基地過度集中在沖繩的政治不平等狀態，而非撤除所有的沖繩美軍基地，翁長認為「日本的安全保障，應該由全日本負擔。」那麼，日本本土對這個來自沖繩的要求的應答可能性為何？哲學家高橋哲哉最近出版新書《沖繩的美軍基地——思考「縣外遷移」》（沖繩の米軍基地——「県外移設」を考える），書中便主張日本本土應該把沖繩的美軍基地帶回本土，但是這個主張並未在較具批判性的知識分子之間造成廣泛迴響。由於縣外遷移論很可能會動搖「守護憲法第九條」或「廢除美日安保」等左翼的根本主張，通常被視為一種可疑、猶如禁忌般的論調，對於致力於解構（脱構築）「主體」的左派知識分子而言，縣外遷移論與沖繩認同綁在一起的談法所帶來的違和感，更是讓縣外遷移論被視為一種禁忌。<sup>18</sup>



圖 6 反對邊野古基地建設抗議現場。（攝影：馮啓斌）

18 西岡信之在〈沖繩的仇恨犯罪〉（沖繩における憎悪犯罪）一文中，批評沖繩獨立論隱含著「民族排外主義」（西岡信之 2013：118）。確實，獨立論包括西岡批評的面向在內，仍有許多問題尚待討論，然而，西岡的批判，並未回應弭平政治上不平等的要求（具體而言即是美軍基地的縣外遷移論），只是一味地在倫理上的批判「民族排外主義」。限於篇幅，在此無法進一步討論，然而以倫理的標準來論斷政治問題的做法，應有重新思考的必要性。

如上所述，日本本土與諸如新川明這樣的沖繩左翼之間，在針對日本憲法第九條以及美日安保條約的論述，從根本的認識上便有所分歧，若進一步討論像翁長這類不盡然屬於左派的政治家，以及這類政治家所代表的沖繩民意，問題將更為複雜。

在這種複雜的情況下，沖繩人對事態膠著不前的狀況愈加感到煩躁。這股煩躁的矛頭，一方面指向基地集中在沖繩的現狀，以及日本本土的人們對這個議題的漠不關心，這股漠然，事實上正是維持現狀、使基地持續集中在沖繩的主要助力。另一方面，則是對左翼長久以來的態度感到焦躁——以日本共產黨和社會民主黨為代表的日本本土左翼，以及一部分的沖繩左派，一向以來只是重複「守護九條」、「廢除安保」的主張，卻未能提出任何改變現狀的具體願景。

當然，不能說沖繩左派什麼都沒做，在阻止邊野古新基地建設的反抗運動中，他們站在最前線奮鬥的事實無可質疑，在反抗運動的現場，也有許多來自日本本土的社會運動參與者。然而，對於希望改變整體結構問題的沖繩人來說，這些在反抗現場的努力便稍顯無力。

儘管怨懟那些對沖繩一片好意的左翼，徹頭徹尾就是搞錯對象，但現狀無法改變而衍生的焦躁感，並未轉變成對不斷鞏固整體結構之既得利益者的批判，倒是指向欲改變現狀、卻同樣無可奈何的左翼。最後，這股對左翼的不滿，經常反轉為對右翼的認同，或者是過度保持「政治中立」的態度，而壓抑了「不要美軍基地」的聲音。特別是在沖繩的年輕人身上，並不難發現這種反轉的感情結構。由於沖繩所面臨的問題太過複雜，弄不清楚憤怒的對象，甚至沒辦法明確掌握自己身處何種狀況，因而更焦慮、更煩悶，身陷此惡性循環的沖繩（年輕）人不在少數。<sup>19</sup>

---

19 舉例而言，在網路上獲得廣大「網路右翼」（ネット右翼）支持的網路媒體：「日本文化頻道—櫻」（日本文化チャンネル桜 <http://www.ch-sakura.jp/>）的沖繩分部，在Youtube上大力批判沖繩地方報——即《沖繩時報》（沖繩タイムス）與《琉球新報》，這兩家報社公開表明反對在邊野古建設新基地，節目主播當中，也有主張「反·反基地運動」者，他們以反對「基地反對運動」為主旨，採取對美軍微笑打招呼等親善行動，這

必須再次強調的是，把問題簡單地歸咎於左翼完全是搞錯對象，然而很遺憾的是，左派也並未充分理解年輕人的這種情感結構，如果左派不思改變，只是一再老調重彈，沖繩年輕人的焦慮只會愈加嚴重；如果人們不正視、並試圖跨越這道介於日本本土與沖繩之間的鴻溝，以及這道鴻溝所造成的複雜狀況，沖繩的苦痛將永無止息，那股由無力感所衍生的怨懟與憤怒，很可能會加劇右傾化的情況。因此要怎麼面對這股焦躁與煩悶，以及由這股焦躁導致的「右傾化」，正是沖繩的左派或SEALDs琉球的課題。

## 五、結論

2015年9月19日，參議院正式通過安保法制，徹夜在國會前抗議的奧田愛基在法案通過以後表示：「一點都不覺得絕望。我們非常清楚接下來要做的事是什麼：透過輿論的力量，阻止政府實際使用安保法制，還有去投票！讓支持法案的議員落選！」（志葉玲 2015）「民主主義是什麼？」這個拋向日本社會的問題，或許帶動了一些討論，或許讓人們開始重省「多數決」或「民主社會中，每個人皆有自由表達自己的政治意見的權利」等價值。然而，反對安保法制的議論，若缺乏對沖繩基地問題的認識，僅停留在反安倍、「民主主義＝擁有自由上街頭表達意見的權利」等層次，而不碰觸結構問題，恐怕只是隔靴搔癢。

SEALDs的口號「民主主義是什麼？」，這個問題可以分成兩個面向來看：「『民主主義的根基』是什麼？」以及「『民主主義』是什麼的根基？」，在此我們更必須追問的是，那在國會前群眾所回應且響徹雲霄的口號：「這就是民主主義！」（民主主義はこれだ！〔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舉行示威抗議，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思想或主張，無疑是民主主義

---

類活動的影片經常藉由Facebook等網路社交平台在年輕人之間流傳。

的根基之一。對於日本社會而言，作為一個社會中的個體、自由地發表個人政治意見尚稱困難。因此SEALDs所帶動大規模的示威抗議，意義無疑十分重大。然而，關於「民主主義是什麼的根基？」此一提問，今後仍有待更進一步的討論。屆時，日本國憲法以及美日安保條約的根本問題，將沒有任何迴避的餘地，更不能無視來自沖繩對於廢除政治不平等的要求。

依人們想守護的「民主」的內涵而定，我們也可以如此推論：無視沖繩人希望將美軍基地遷移到沖繩以外的地方的要求，卻高喊要保護憲法、廢除美日安保，這種主張並不民主；而回應沖繩人的訴求，將基地遷移到沖繩之外，同時修改憲法、維持安保體制，才是真正符合民主的主張。這類論點，對於向來主張「守護憲法第九條」、「廢除安保」的左派而言，將是一個艱困的兩難議題，可以的話他們甚至不願碰觸。然而，如果只是口口聲聲高呼要守護民主，卻不願試圖解開「憲法第九條」、「安保體制」以及美軍基地在沖繩造成的複雜糾結，眼下看似高揚的抗議運動，終究難免會撞上暗礁，而迎來不幸的下場。

## 引用書目

- 渡辺哲哉。2015/06/05。〈安保法制、3学者全員「違憲」 憲法審査会で見解〉，《朝日新聞》。<http://www.asahi.com/articles/ASH645JDYH64UTFK00K.html>。(2015/09/20瀏覽)
- 石松恒、小野甲太郎。2015/06/16。〈安保法「砂川判決引用は珍妙」 憲法学者、政府の矛盾突く〉，《朝日新聞》。<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ASH6H5F86H6HUTFK01F.html>。(2015/09/20瀏覽)
- 國立國會圖書館。2014，〈安全保障法制をめぐる経緯と論点—集団的自衛権と武力行使の新3要件を中心に〉，《調査と情報-Issue Brief-》833號。[http://dl.ndl.go.jp/view/download/digidepo\\_8783388\\_po\\_0833.pdf?contentNo=1](http://dl.ndl.go.jp/view/download/digidepo_8783388_po_0833.pdf?contentNo=1)。(2015/09/20瀏覽)
- 内閣官房。2015。〈平和安全法制等の整備について〉。[http://www.cas.go.jp/jp/gaiyou/jimu/housei\\_seibi.html](http://www.cas.go.jp/jp/gaiyou/jimu/housei_seibi.html) (2015/09/20瀏覽)

HuffPost。2015/07/16。〈安保法案とは、そもそも何？わかりやすく解説【今さら聞けない】〉，《The Huffington Post》。http://www.huffingtonpost.jp/2015/07/15/security-law-wakariyasuku\_n\_7806570.html。 (2015/09/20 閲覧)

初沢亜利。2015/09/20。〈安保の現場とは、すなわち沖縄である。それは我々本土人が最も向き合いたくない事実である〉，《The Huffington Post》。http://www.huffingtonpost.jp/arihatsumazawa/okinawa\_b\_8144796.html。 (2015/09/20 閲覧)

高橋源一郎、SEALDs。2015。《民主主義ってなんだ？》。東京：河出書房新社。

日本弁護士連合会。〈秘密保護法の廃止へ（秘密保護法対策本部）〉。http://www.nichibenren.or.jp/activity/human/secret.html。 (2015/09/22 閲覧)

戦争をさせない・9条壊すな！総がかり行動実行委員会。http://sogakari.com/。 (2015/09/24 閲覧)

SASPL。http://saspl1210.wix.com/students-against-spl。 (2015/10/04 閲覧)

SEALDs。http://www.sealds.com/。 (2015/10/04 閲覧)

TeensSOWL。http://teenssowl.jimdo.com/。 (2015/10/04 閲覧)

Middle-aged against War。https://www.facebook.com/MIDDLEsJpn/。 (2015/10/04 閲覧)

市川美亜子。2015/08/09。〈SEALDsならぬ「OLDs」菓鴨で静かに訴え〉，《朝日新聞》。http://digital.asahi.com/articles/ASH88675HH88UTIL021.html。 (2015/10/04 閲覧)

安保法制に反対する海外在住者／関係者の会OVERSEAs-PEACE for World (OVERSEAs)。http://www.overseas-no9.net/。 (2015/10/04 閲覧)

安保関連法に反対するママの会。http://mothers-no-war.colorballoons.net/。 (2015/10/04 閲覧)

SEALDs RYUKYU。http://sealdsryukyu.wix.com/sealdsryukyu。 (2015/10/04 閲覧)

BLOGOS編集部。2015/09/11。〈SEALDsはなぜデモをするのか～中心メンバー・奥田愛基さんが語る「運動論」〉，《BLOGOS》。

<http://blogos.com/article/131103/>。(2015/10/04瀏覽)

- IWJ Independent Web Journal。2015/09/15。〈【緊急アップ！意見陳述全文掲載】「今日は、国会前の巨大な群像の中の一人として、ここにきています」SEALDs奥田愛基さんが参院で堂々意見陳述「安保法案」に反対を表明！〉，《IWJ Independent Web Journal》。<http://iwj.co.jp/wj/open/archives/264668>。中譯可參照【島弧・黑潮】——Japan Broadcast，2015/09/19。<https://www.facebook.com/tw.antimonopolynea/posts/906290132795536:0>。(2015/10/04瀏覽)
- 小熊英二。2002。《「民主」と「愛国」——戦後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と公共性》。東京：新曜社。
- 小熊英二。2009。《1968—若者たちの叛乱とその背景》上・下。東京：新曜社。
- 北田暁大。2005。《嗤う日本の「ナショナリズム」》。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 赤木智弘。2007。〈丸山真男をひっぱたきたい——31歳フリーター。希望は、戦争。〉，收錄於《論座》2007年1月號，頁53-59。東京：朝日新聞。
- 野村浩也。2005。《無意識の植民地主義—日本人の米軍基地と沖縄人》。東京：御茶の水書房。
- 山田昌弘。2015。《なぜ若者は保守化したのか》。東京：朝日文庫。
- 新川明。2005。〈9条と沖縄米軍基地は不可分の関係にある〉，《世界》第740號，36-44頁。
- 仲宗根勇。1969。〈沖縄のナゾ〉，《新沖縄文学》第14號。沖縄：沖縄タイムス社。
- 知念ウシ。2013。《シランフナーの暴力》。東京：未来社。
- 西岡信之。2013。〈沖縄における憎悪犯罪〉，收錄於《なぜ、いまヘイト・スピーチなのか——差別、暴力、脅迫、迫害》，前田朗編，頁107-118。東京：三一書房。
- 志葉玲，2015/09/19。〈安保法制可決「悲壮感ない」「これからが始まり」——SEALDs、総がかり行動、野党が「打倒安倍」で結束〉。<http://bylines.news.yahoo.co.jp/shivarei/20150919-00049661/>。(2015/10/07瀏覽)